

# 背负着方志敏同志的遗志前进

■ 乔信明



1934年7月6日,红7军团在江西瑞金改编为“北上抗日先遣队”,经福建北上到闽浙皖赣边区,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在江西省德兴县重溪会合,合编为红10军团继续北上,后组成以方志敏任主席的军政委员会,随红10军团行动。11月下旬,红10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,由于兵力过小陷入重围。1935年1月,军团主力在赣东北的怀玉山地区被国民党军包围,与10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浴血奋战,由于弹尽粮绝,大部壮烈牺牲,方志敏被俘。面对敌人威逼利诱和生死考验,方志敏始终坚守革命气节,在狱中写下《可爱的中国》《清贫》《狱中纪实》等,抒发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,8月英勇就义。本文记述了方志敏领导红10军团悲壮的战斗历程和在狱中英勇斗争的故事。

一九三四年十一月,我们红十军团与从瑞金北上的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会合后,在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,继续北上。那时候,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进攻我华北。但是,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反动派,却继续执行其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,他们从各方面调遣部队对我进行围击,并悬赏八万元的巨款,缉索方志敏头颅。

一路上,我们在群众的帮助下,击退了沿途追击的国民党部队,仅一个多月的时间,从江西打到长江南岸安徽省的太平、泾县一带。先遣队势如破竹的行动,使敌人惊慌起来,他们集中了数倍于我军的兵力,在太平县的谭家桥一带对我军进行围攻。激战中,我们受到了很大损失。志敏同志为保存抗日力量,决定撤回根据地休整,待机北上。于是他和先遣队的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率领部队走在前面,刘畴西总指挥率主力随后跟进。

这时,国民党在各个要道口都驻扎了重兵,我们只得拣那些艰险、曲折、人烟稀少的小山道走。

离开根据地后,两个多月的行军作战,部队已是非常疲劳,而现在又是严寒的农历十二月。许多人的鞋子走破了,手脚冻得裂了口。饥饿、疲劳的身体,崎岖难行的山路,单是行军就很困难了,何况还有敌人在后面追击呢。后卫部队经常和敌人相隔二三百里,几乎天天有战斗。大约经过一个月的行军,先头部队通过了乐(平)常(山)封锁线,进入了赣东北老根据地。这时主力才到达根据地的边界德兴地区。敌人很快就追上了他们。志敏同志为督促主力迅速通过封锁线,又返回德兴地区。然而,敌人的主力已经赶上了。我们七次企图通过封锁线,都没有成功。志敏同志不得不把部队带回玉山、上饶两县边境,想从这里进入根据地。谁知就在我们通过一个山谷的那天晚上,又陷入了敌人的重围。

志敏同志带着我们,忍着雨雪饥寒,冒着枪林弹雨,又连续冲杀了七昼夜。他想尽了一切办法,企图冲出重围,都没有成功。后来他把所有的部队组成一个团,令我任团长,准备最后一次冲过敌人的封锁线。但是敌人愈来愈多,我们步步被困,始终冲不过去。最后,志敏同志决定由我带着部队上怀玉山坚持。从此,我们就和志敏同志分手了。

上山后的第一天,我们的枪弹已打尽。敌人一拥而上,我脱身不及,就被逮捕了。这天正是农历十二月三十日。

敌人把我关在杭州警备司令部看守所。在这里,遇见了保卫局局长周群、师长李树彬、政委张胡天、组织部部长唐植槐等同志。他们告诉我,志敏同志也被捕了。听了这消息,心中万分难过。

四天后,敌人把我们送到南昌顾祝同的行营看守所。李、张、周等同志被送进了小房间,只有我和唐部长二人被关在大房间里。

一下午,就碰到我们的一个团政委张文山同志。他告诉我说:志敏同志也在这里,关在前面的一个小屋子里,到前面草坪上吃饭时可以看见他。

以后,我每次去吃饭的时候,都有意走得慢些。一天,果然看见了志敏同志。他的头发和胡须长得很长了,穿着一件蓝布棉大衣,腿上戴了一副大铁镣,目光仍然那样锐敏,态度也仍然那样镇静。听说他那个小房间,除了一个单人铺外,还有桌子和凳子,桌上放着笔砚和纸张。这是敌人想要志敏同志给他们写反共文章而准备的,然而,志敏同志却利用了这些东西,在监狱中继续为党做了许多可贵的工作。

他看见我在门口,微微点了点头,还没来得及说话,我就被狱卒赶走了。在草坪上吃饭的时候,志敏同志又从玻璃窗里用力地看我,好像有话要和我谈。我端着碗朝志敏同志望去,表示已知道了他的意思,但心里像火烧一样,一粒饭也咽不下。我痴痴地望着他,想着如何对付当前的局面。

回去时,又经过志敏同志的门口,这时刚巧没有人。二人相见,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还是志敏同志先开了口:“吃饭了没有?”

“没有吃!吃不下!”我愤愤地说。

“不要过分激动,保重身体要紧!”他和平时一样关怀地说。

志敏同志温和亲切的声音,使我很快联想到一件事情。

我在贵溪战斗中负伤后,躺在医院里,脚肿得厉害,一个多月还未消下去。有一天医生对我说:“你这条腿可能要锯掉,再肿下去就要影响生命了!”

“没有别的办法了吗?”我担心地问。

“没有了,我们已向省委打了报告,一等批下来就动手术。”

我想,我还年轻,没有腿,怎么作战呢?难道我就从此不能上战场了吗?我难过极了,痛苦地等待着报告的批示。过了几天,报告终于批下来了,上面写着:“不管花多少钱,一定要保住这条腿。药在根据地买不到,可以到白区去买,钱由省委报销。”下面是志敏同志的亲笔签名。

志敏同志,正像他在《清贫》里所写的,常常经手几百块钱,但每一分钱都是用之于革命事业,对自己却非常严格。志敏同志是闽浙赣边区工农民主政府主席。有一次,他父母跑来看他,想要点钱。志敏同志对父母说:“我这个主席是没有钱的,我经管的钱都是公家的……”他要求父母和农民一样,种分给他们的一份土地过活,同时,也不准政府对他的父母有任何特殊的照顾。但是志敏同志对革命必须用的钱,却一点也不吝惜。我反复阅读着志敏同志所批的报告,几天来沉重的思想包袱一下子解除了,好像脚已完全好了似的。事实也是这样,我的脚很快就痊愈了,不久又重新走上了战场。

就在和志敏同志谈话的当天晚上,一个国民党的军事犯递了一张条子给我,这是一个军事犯也是关在我们大间里的,是一个青年学生。他被派去服侍方志敏同志,每天早出晚归。据先入狱的同志介绍,这个青年比较热情,喜欢与政治犯接近。我打开字条一看,上面

写着:“这次被捕有多少干部?请你将他们的名字告诉我。”

我看出了是志敏同志的字迹,多么高兴呀!志敏同志的指示,使我又重新活跃起来。当晚我就写了一个条子,向他报告了最后几天的战斗经过和被捕干部的名字。

第二天,军事犯又带来第二个条子:“请你告诉我,哪些人坚决,哪些人怕死。你应很好地向这些干部进行教育,在敌人面前一定要顽强,怕死是没有用的。”

另外,他还带来一元多钱给我们买菜吃。

第二个条子使我更加感动。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,志敏同志却一刻也没有忘怀崇高的革命事业和他亲爱的同志们,他不顾一切困难,寻找一切机会对同志进行教育。同样身为囚徒,他却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给我们买菜吃。为了使志敏同志很快了解情况,我写条子告诉他:“同志们都很坚决,都很顽强!”

他接到这个条子很高兴,接着又来了第三个指示:“我们几个负责人:方(志敏)、刘(畴西)、王(如痴)、曹(仰山)、周(群)、李(树彬)、张(胡天)等,已准备为革命流最后一滴血,敌人一定要杀死我们的。你们(指坐大牢的)不一定死,但要准备坐牢。在监狱中要学习列宁同志的气节教育……同时,也积极地准备着越狱的行动。”

我万分感动地读着上面的字句,反复地背诵着。志敏同志是这样勇敢地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最后的日子!在监狱里,他所耿耿不能释怀的,就是党的事业、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事业;他最痛心的是他将失去为党工作的机会。因此,在这铁牢的日子里,他不顾一切利用着每一分钟,写文章、写秘密信、写自己工作的经验教训,写向全国人民和全党同志告别的遗书。他了解同狱同志的情况,向他们进行共产党员的气节教育……同时也积极地准备着越狱的行动。

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志敏同志用自己“鲜血”写成的指示,感激志敏同志对我的了解与信任,郑重地接受了这一庄严的任务。于是我默默地提着那沉重的笔,给志敏同志写了第三次回信:“亲爱的志敏同志,感谢你在这样的环境里,对我的了解与信任。请你放心,你的指示我一定坚决执行!”

对志敏同志的监禁一天天严密起来,从此就没有字条来了。敌人运用了种种威胁、利诱的手段。听说蒋介石和他的私人秘书曾来和志敏同志谈判,顾祝同也曾以同学的名义想软化、说降他,可是这一切卑鄙的伎俩,所得的回答只不过是志敏同志给他们的痛骂:“你们这些凶恶的强盗,汉奸、卖国贼、屠杀工农的刽子手,有什么资格和我谈判,我与你们势不两立的。”在敌人面前,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,表现了共产党员伟大的英雄气概。

不久,判决书下来了,正如志敏同志的判断,我们大牢里的同志,除我一人判无期徒刑外,其余都判了一年、三年、五年、八年、十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,判决后就把我们转到南昌军人监狱。从此,我们就和志敏同志最后分别了。

到军人监狱不久,看守所又转来一个犯人。据他说,方、刘等首长已英勇牺牲了。刘、王、曹、周、李、张等首长是被敌人公开杀害的。牺牲时大家高呼:“共产党万岁!”“打倒万恶的国民党政府!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等口号。志敏同志是在下沙窝被他们秘密杀害的。敌人是多么卑鄙啊!他们害怕人民起来反抗,就偷偷摸摸地把志敏同志杀害了。

我知道他们英勇就义的消息后,心

中万分悲痛,组织了几个可靠的同志,在监狱里秘密地举行了追悼会,介绍了志敏等同志的生平事迹,并传达了志敏同志在狱中的指示。在这个会议上,我们都宣誓要继承志敏等同志的革命精神,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!

为了执行志敏同志的指示,我们开始组织“十兄弟”,主要是为了争取国民党军事犯参加群众性斗争,通过斗争来考验和了解他们。经过一年多来的考察了解,我和曾如清、何秉才等同志,在监狱里成立了共产党支部,并发展了在敌人面前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入党。抗日战争爆发时,我们已是一个拥有三十余名党员的支部了。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后,我们通过出狱的刘冲山同志和办事处取得了联系,经过数次的交涉,国民党不得不释放我们。我们终于实现了志敏同志的遗志,重新踏上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,回到了党的怀抱。

出来时,不仅有我们自己的同志,而且还有在我们影响下的国民党监狱里的逃兵和看守,他们也参加了我们的新四军,走上了抗日斗争的战场。

志敏同志虽然与我们永别了,可是直到现在,我还记得他在逝世前,给全党同志写的遗书里的一段话:

“……同志们:越狱恐怕不可能(主要无外援),那时只有慷慨就义了!我们不能完成的工作责任,只有加到同志们!永别了!请你们努力吧!我这次最感痛苦的,就是失去了为党努力的机会。你们要认识,你们能够为党工作、为党斗争,那是十分宝贵的,我和刘、王等同志都是敌人刀口下的人了,是再也得不到为党、为革命工作的机会了,这是无可奈何的。我能丢弃一切,惟革命事业,却耿耿在怀,不能丢弃。同志们!十分亲爱的同志们!请你们经常记起你们多年在一起奋斗的战友之惨死,振奋奋勇的精神,将死敌的日本帝国主义赶走吧!将万恶的国民党统治赶快推翻吧……”

同志们!让我们经常记住烈士们的遗嘱吧!把他们的鲜血化为我们工作与斗争的力量,使共产主义的鲜花早日盛开,以此来告慰烈士们的英灵。

乔信明 出生于1909年,湖北大冶人。文中身份为红10军团第87团政治委员。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1963年逝世。

## 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五月初,青藏高原上的高山还处于“雪季”。早晨推开窗户,刺骨清冷的雪风迎面袭来。雪线之下,是苍黄的山与土,营区内零星一小片红柳白杨间,夹杂着几棵小树苗,像我们这般站了几个月军姿,就出落成一棵棵令人赏心悦目的小树苗。班长指着连队门口那棵一米多高、花团锦簇的桃树乐滋滋地说,前年它还是筷子般高的桃树苗呢。

早饭后,班长领着我们全班,一身迷彩服,整齐穿戴装具,准备执行巡逻任务,黝黑的脸庞上瞬间便镀满了高原的朝霞。不过,每天的巡逻,倒是更像一支减压剂。这中间,我的睫毛和脖子都在剪辑、定格与记录着每份过往的美好。

这是一片被自然伟力和历史流年共同雕凿的空间与结构。沿路早已空无一人的掩体战壕,孤零零地掩映在树丛与荒草之间。风雨变换、日月轮转,早已将一些鲜艳灵动的色彩与印迹斑驳殆尽,只剩下一丝奇异、沉默。在稀疏凌乱的杂草中,那条难以行走的土石小路上,落满了我们几双作战靴整齐而铿锵砸地的声响,路边偶尔掠过一只惊慌奔跑的小野狗,或是惊起一只振翅而飞的大鸟。

脚下这些大道小径,曾也回荡萦绕着我们这般年纪和这身戎装的巡逻战士的欢声笑语。在这些曾经遍布他们往昔足迹的巡逻路上,我更加直观、透彻地感悟着从指缝中无声溜走的似水流年。

在我们经过的悬崖下方几公里处,远远隐约可见尘土飞扬、荒无人烟的219国道,像一条巨蟒向前无限延伸。

在巡逻路上,相比偶尔碰见的几个零散的牧民和他们的牦牛骏马羊群,那一抹抹充满青春、灵动、鲜活、跳跃的山花,便是我们眼中不期而遇的惊喜。

我们绕过一道山脊,在那瓦蓝的碧空和皑皑雪山、苍黄连绵的山脉间,阳光在一树鲜红欲流的杜鹃花丛后,形成了一道彩虹般绚烂的光环,一如路边五彩的经幡一样美丽。西藏除了顽强的格桑花、红柳、蒲公英、龙胆花以外,杜鹃花也常见,而且还是植株高大、花朵艳丽硕大的高山杜鹃,或红或紫或粉或黄。杜鹃花又名映山红,单位举办歌咏比赛时,我们连队唱的就是改编后的《映山红》:“映山红映映山红,英雄儿女哟血染红……”

巡逻路上,我们沿着向阳的山坡,细心捡拾着一种叫地柏崖的枝条和一些完整的牦牛粪,一并带回营区晒干后,都是上好的燃料。

到了晌午,我们全班蹲坐在朝阳的

## 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## 正西偏南的艳阳

■ 王久辛

正西偏南的艳阳 毒且尖利 可以直接刺穿皮肤 把暗红的魔爪的爪印子 烙烙在我裸露的所有的皮肤上 不给人留面子 眼睑 鼻子 脖梗 包括耳轮子的背面 统统给你烙烙一层暗红 所以我恨它 包括歌唱过它的歌王 那个帕瓦罗蒂 我也恨 他高亢的歌声刺穿过我的心 像他的太阳 在我的身心 烙烙下了魔爪的爪印子 使得我 遇见任何艰难险阻 都足趾向前

正西偏南的艳阳 毒 下午十五点至十六点的毒日头 是三伏中的每一天的 每一分 每一秒钟 最毒的 毒日头 连长说 夏练三伏 这个正西偏南的艳阳 就成了我们班的 班战术 参训战友 共同的磨刀石 我恨这个三伏天 恨这块石头 它把我和我的战友 变成了黝黑坚实 坚硬敦厚的石柱 我则在回忆中 把它想象成了 浪漫的阳光浴

正西偏南的艳阳 毒 于今为烈 我开始频繁地梦见 侦察连单杠上大四环后倒立的英姿

# 映山红

■ 黄自宏

路边,掏出挎包里的干粮,就着军用水壶里的温白开水,大口朵颐这“饕餮盛宴”。班长很感慨地说起一位他新兵时班里的老兵。他退伍前半个月,还坚持奔走在巡逻的前沿。记得那天黄昏归队途中,当大伙趁着暮色过山间独木桥时,老兵不慎踩滑,被湍流刺骨的溪水冲击撞倒一块巨大的岩石上。

夜从四面八方奔涌过来,把他们吞噬。四周隐约传来狗熊和野狼的嚎叫声,令人神经高度紧张,加之高原缺氧,所有人的胸口都像压着一块巨大的磨盘。山间温度已经骤然降到零度以下,众人额前的冷汗和手脚沾水的部位,都逐渐结成冰碴。高寒缺氧和极度疲劳,甚至让部分战士都产生了幻觉。当老兵被众人奋力救起放置在岸边时,战栗的老兵说,他恍惚觉得眼前有白影在晃动,赶紧猛咬自己的舌尖,直到满腔腥味的鲜血溢出嘴角,自己才清醒过来。

听到这里,一个战友的眼泪,落到他手里一直紧紧握住的咸鸭蛋上——早餐桌上带出来的。一路上,我们都七嘴八舌地调侃他,如果再握紧一些,只怕今晚都会孵出一只盐水鸭了。他说,他舍不得吃,准备给沿路村里的牧民家的小孙子边巴带去。

返回的途中,我拔起一株两尺左右、顶端缀着几枚花骨朵儿的小杜鹃花,准备带回连队种下。

开始思念曝晒中流过的汗水 连长古铜色的脸 和他口令一样利落干练的气质 嗯 他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这力量空前 比铁还硬 比铜还强 变成了我的筋 成为了我的骨 是我永远骄傲的魂魄 决不向任何艰难困苦屈服的精神 它给英雄 以钢筋铁骨 它给勇士 以不朽的辉煌

## 彩霞满天

■ 李永立

凌晨读党史,越读越厚重 感觉到夜色中有许多明亮的东西,比如枪刺 点燃天上的星星 这时,我的血液中奔突一个人的名字 在江淮驰骋 他的名字比刺刀锋利 敌人的铁蹄,践踏在母亲的胸脯上 有一些带着火的诗句 在泛黄的纸张燃烧 我听到战马嗷嗷 掠过死亡和黑暗的土地

读党史,读一个人的37年 他生命中的风华岁月 带着崇敬朝觐一场又一场 殊死的战斗 所到之处,彭雪枫的名字是刺刀 扎向敌人的胸膛 凌晨读党史,我目光如炬 ——彩霞满天,拂晓 一个中国军人 用死亡的手指扣住了1944年9月11日 把黎明的序曲轻轻拨响



武陵烟雨(中国画) 陈芳桂作

# 长征

第4938期

